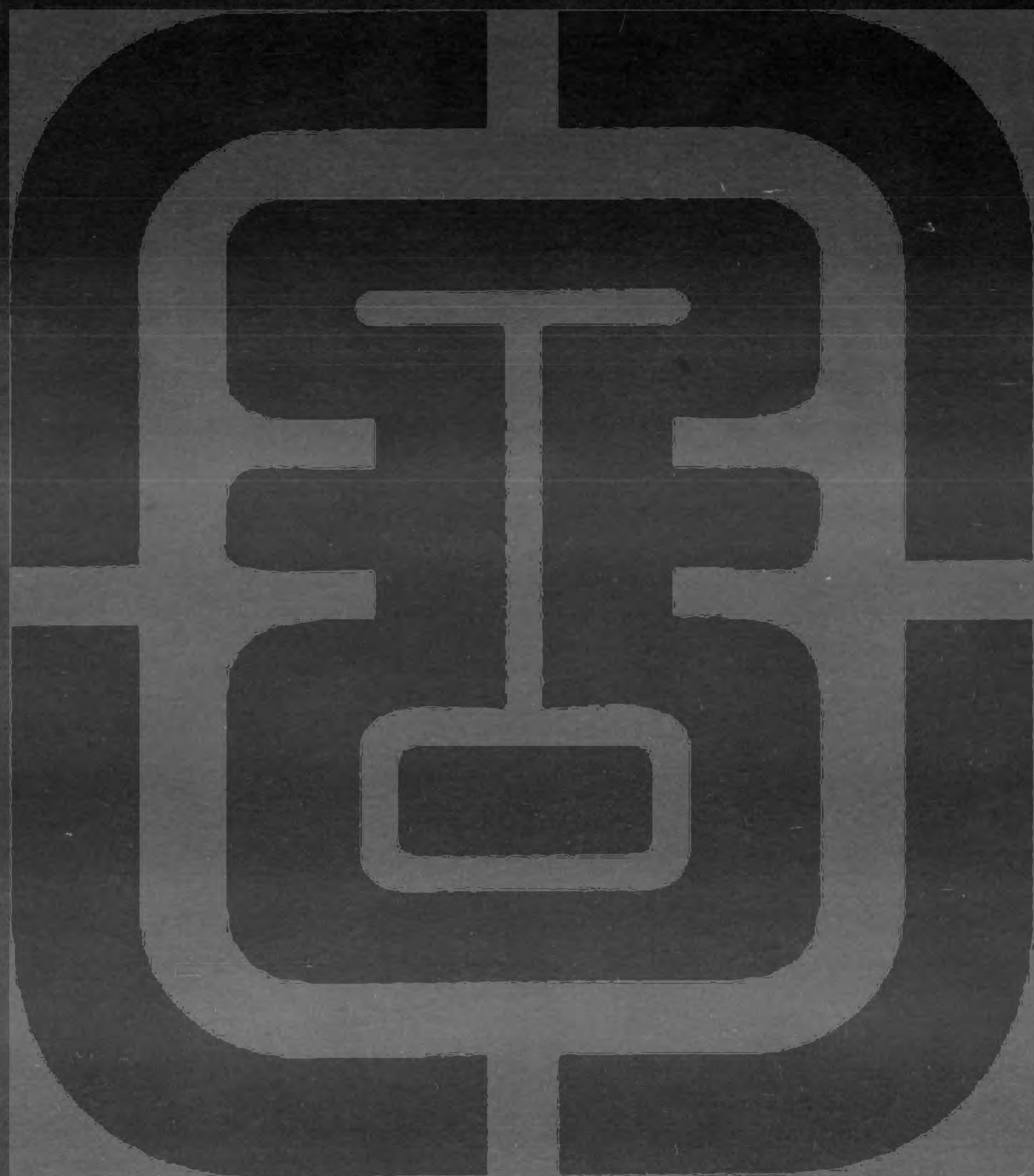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十六冊



安祿山事蹟卷上

唐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胡種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竝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突厥呼鬪戰神爲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偽史官稷一譔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

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賈男孝節并波注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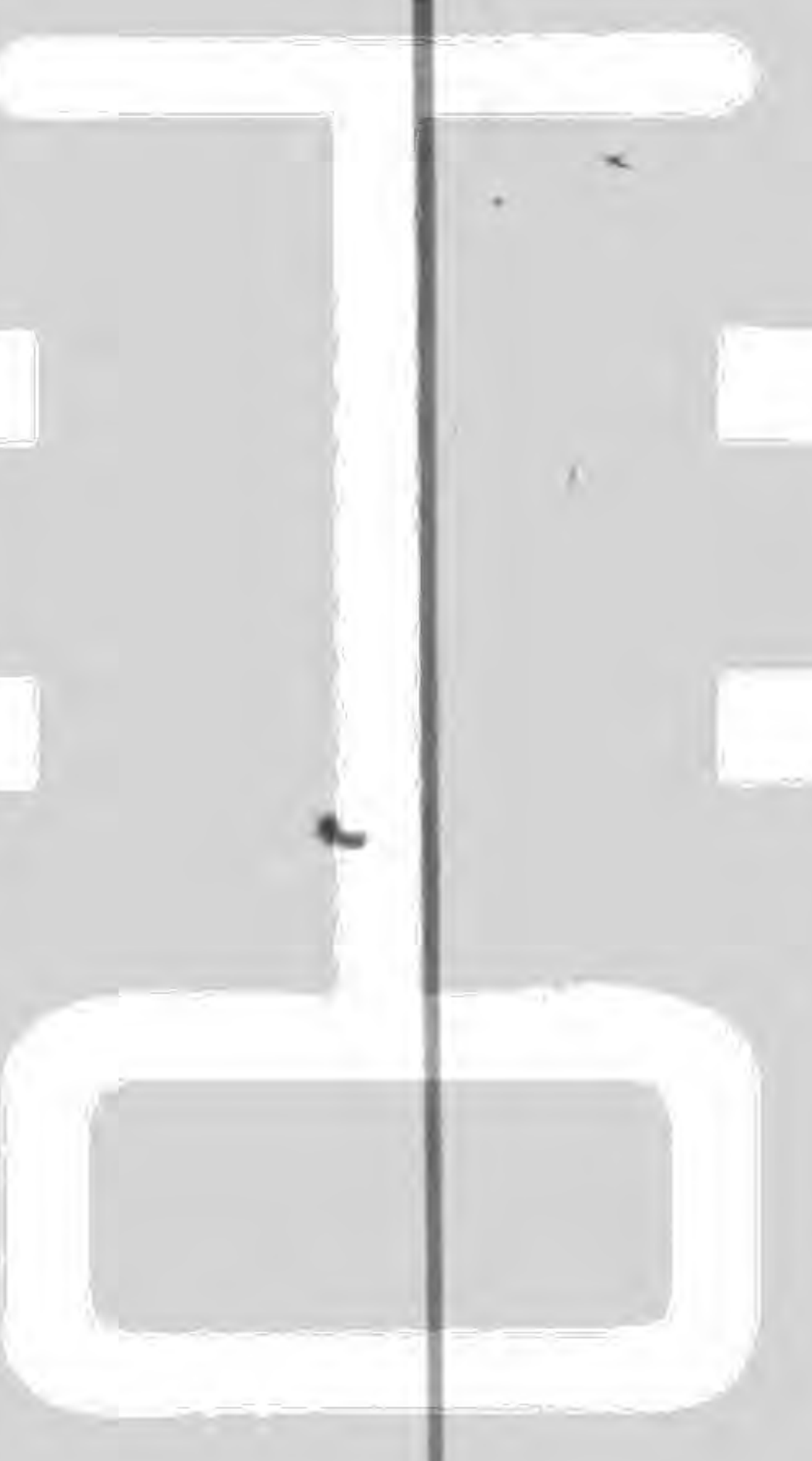
思順文真俱逃出突厥中道賈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

祿山十餘歲貞節以為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

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祿山焉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長而姦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番語為番市牙



郎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

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番部而殺壯

士耶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畱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

同為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

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遂養為子以軍功加員外

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十一年守珪令祿山

奉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

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

守珪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元宗惜其勇
銳一作驍勇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元宗
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
之

元宗至蜀道追恨不用九齡之言遣使至曲江祭酹
其語辭刻于白石山崖壁至建元元年十一月五日
德宗以九齡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爲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
進幽州節度使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

盧祿山諂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
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都督充平盧軍節
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擇兩蕃
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刺史王仁經授以邊略元宗
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
山爲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
節充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擇兩蕃渤海黑水等
四府經略處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
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元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史參
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
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勅中書門下三品已下
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俱于鴻臚亭子祖
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蟲食禾苗臣
焚香告于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蟲食禾盡
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便消化啓告必
應時有羣鳥食蟲其鳥赤頭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
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

爲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薊令以事白祿山祿山
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元宗乃大集登科人御
華萼樓親試并下第者一二奭手捉紙竟日不下一
字時謂之曳白元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郡
太守賜睢陽太守勅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
際仍以託人土子皆以爲戲笑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番肆
其侵掠奚等始貳于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郡夢見先朝名將李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史參
勸李靖于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
室梁倒生芝草一本十莖如珊瑚盤重疊臣當重寄
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
幽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于元宗
皆此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貞
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于前建侯表進于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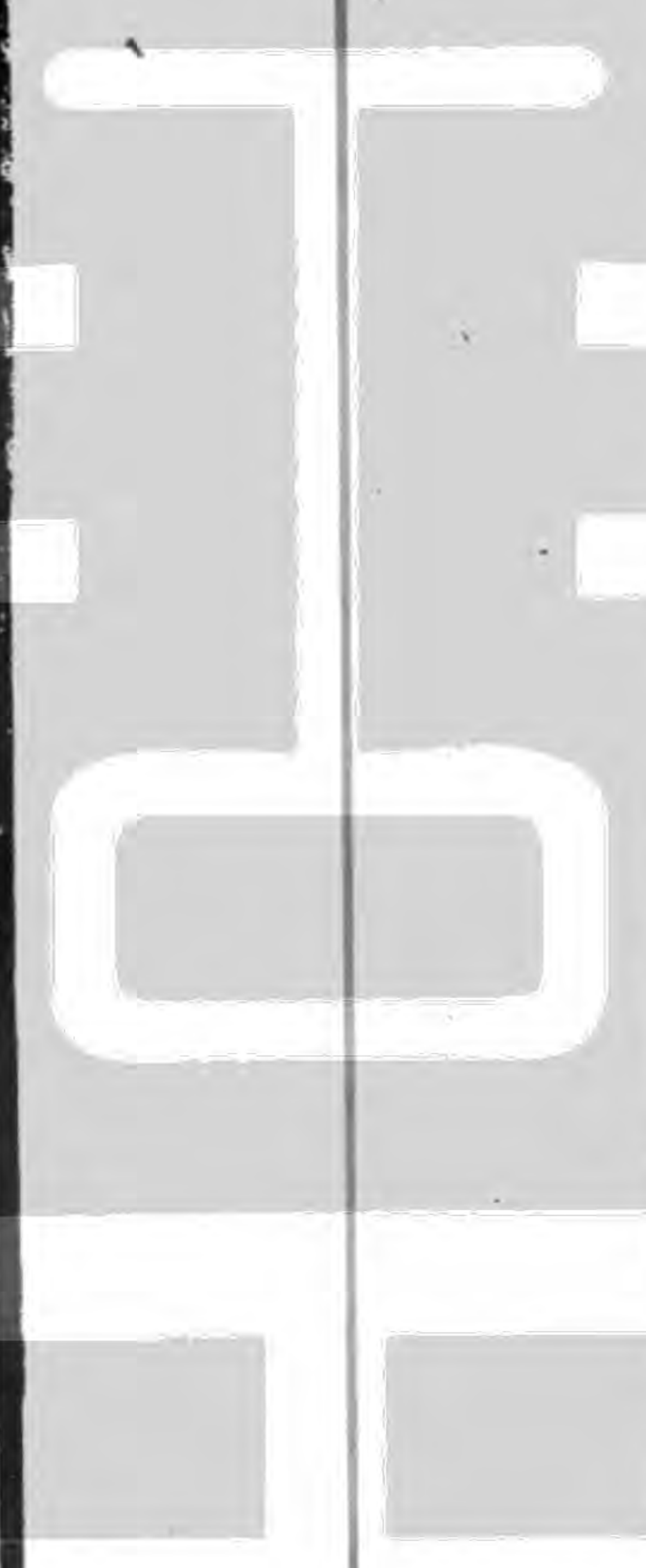
祿山交通復屢言于元宗由是特加寵遇

元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
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旣陷適之遂反
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于元宗曰以
陛下之雄才家國富強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
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服海內卽莫
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雄氣少養馬上長習陣
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
圖也元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

王鉞承恩惡于林甫而林甫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以他事命左右曰王大夫鉞至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鉞語愈怠而祿山愈恭自此還遞相維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說祿山遣嚴莊領阿布思部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思潛通結為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凡殯掩連累者五十六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元宗春秋漸高托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嘗因

兵來援



內晏乘歡奏云臣番戎賤臣受人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才為陛下用願以此身為陛下死元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為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元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于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元宗尤嘉其肫誠時貴妃太真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為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真元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而後父耳元宗大悅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

常在坐詔楊氏秦韓號三夫人約為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嘆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為國夫人祿山嘗令麾下將驛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為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于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已披袍覆

小注

之其為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元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元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元宗曰豬龍也無能為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土袋試之能馱者高價市馬秣飼以候祿山輦前更連置一小輦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

學海類編
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卽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元宗以其隘陋更于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元元觀卽其地也

齊寧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宇重複窈窕匝而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帷幕充牣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元宗賜銀平脫

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鈹

具銀鑿鏤銀鑲二具色絲縞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

成錦簾二領各紫簾絛羅金銅鈞分錯色絲縞貼白

檀香牀兩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葱夾貼綠錦緣

白平細背席二領繡茸毛氎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

丈三尺金銅鈹具繡綾頡夾帶碧綾峻旗色絲縞百

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五尺水葱夾貼席紅

錦緣白平細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細繡牀帳兼黃

金瑤光等竝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

女立馬雞袴袍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

褥八領瑞錦席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

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殿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織成筭筐銀織策籜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元宗嘗御勤政樓于御座東閣爲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捲去其簾以示榮寵每于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用奇材者必拔于常倫立茂績者亦超于彝典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擗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運并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公安祿山河
嶽誕瑞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
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
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
以公忠必竭私誠無隱疇之舊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
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
券餘如故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
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于韜鈴忠
以立身名早雄于沙漠克生令允實負長才蘊登壇之

良謀當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薊肅清醜虜舉無遺策動
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蠱之德飾終褒美爰申加等
之贈宜膺寵秩用慰黃泉范陽大都督進封祿山爲東
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勲高者禮厚欽若古訓抑爲
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御
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使持節范陽
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摺兩蕃渤海黑水四府處置
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城郡開
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鈴氣稟雄武威聲振于絕漠捍禦

比于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仍仗旌
麾既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潛懷
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梟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甯不
示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
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
故九載八月二日又加河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鈿軸令內
常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于大同殿

安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平脫匣寶鈿枕
承露囊金花盃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
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鋪請于道場所安置元宗命置于內
暖殿

天尊竝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
子璧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麪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甯園充使院今司天臺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

兄弟號國姊妹竝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蔭野車騎雲

屯所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將士竝賜食賜

錢元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于觀

風樓下賜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口

等

龜茲一部雞栖鼓指鼓腰鼓笛簫簞等七人將士亦各

頒賜祿山金板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并蓋金

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侍御史楊

元章等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軍楊

歸順等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

自獻金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寶密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林子林二紅羅褥子一婢

十人細馬十匹打毬士生馬三十匹駱駝十頭骨鞞

轡三十具并黃綾鞞袂三十條抄尾大馬纓十箇又

進鹿尾醬鹿尾骨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元宗
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遺祿山酥真符寶輿并窯臺及音聲寶車牛士
繖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
等一牙盤令內謁徐大賓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
坊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元宗欲于樓
下打球遂停打球命宰相赴焉元宗每于苑中放鷹鷂
所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鉉楊國忠選勝燕樂必

賜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溫泉必
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
王人御醫重疊復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
管內上谷郡起五鑪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又召祿
山男慶緒及女壻歸養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
忠臣等赴關到日竝賜衣服玉帶錦綵等仍令尚食供
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元
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月忻三白嘉平安四鄰預
知天下稔先爲物華春其見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

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太真亦厚加賞遺

元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瓶二金鍍銀蓋

椀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瑪瑙盤二

金平脫大盞四次盞四金平脫大瑪瑙盤一玉腰帶

一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紬綾衣十副內三副

錦襪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錦紬綾三十六具太真

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

舌篋耳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刷子梳篋一骨骸合

子三金鍍銀合子二金平脫合子四碧羅帕子一紅

羅繡帕子二紫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并平

脫鎖子一紅羅繡帕子二銀沙羅一銀沙枕一紫衣

一副內一副錦每衣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竝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竝賜前

後又不可勝數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繡子繡祿山令內人以

綵輿昇之歡呼動地元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

作三日洗兒了又繡祿山是以歡笑元宗就觀之大悅

因加賞賜貴妃賜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爲河東節度一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爲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則慶光慶喜慶宗慶祐慶長等一十一男皆是元宗賜名慶宗爲衛尉少卿慶緒爲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加秘書少監又尙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

增驕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元宗年高國中事

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于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

寇內貯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番人謂健兒八

千餘人爲己子及家童校弓矢者百餘人推以恩信厚

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獲真大馬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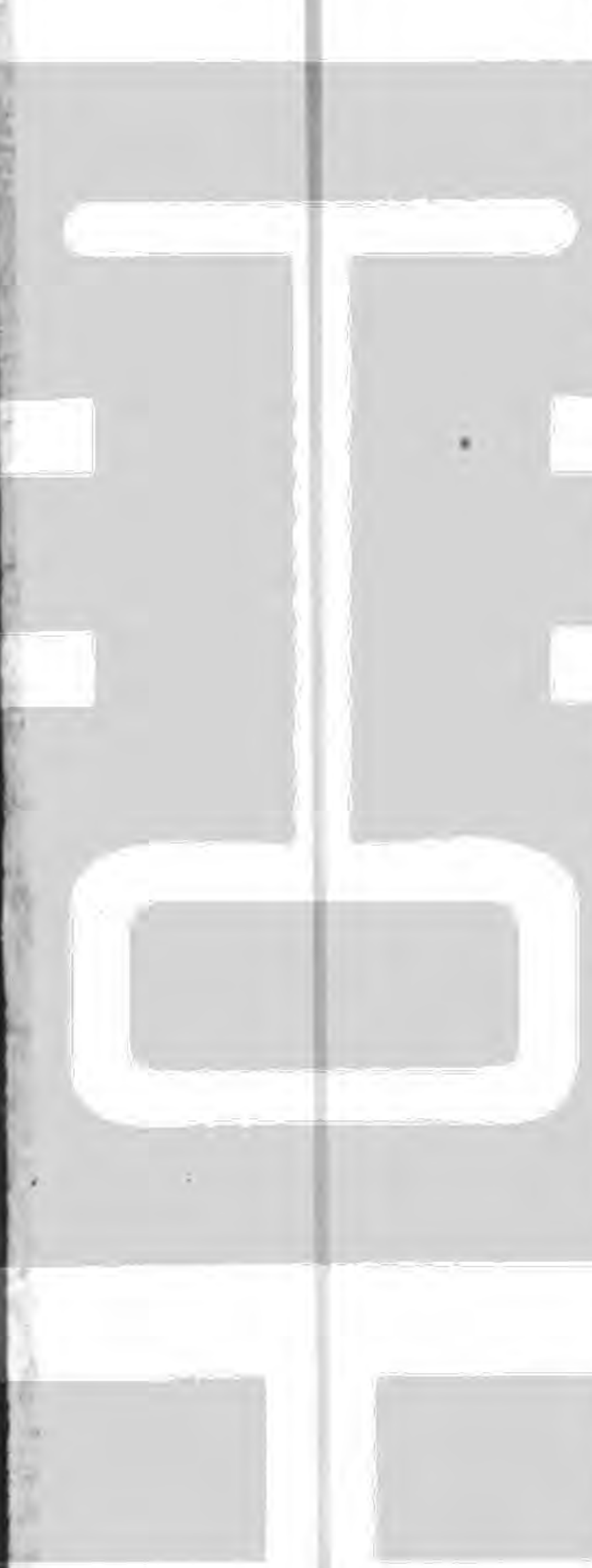
戰鬪者數萬匹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

兼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于是張通儒李迺望平列季史魚獨孤問俗

等在幕下高尙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熊元皓田乾真等爲將帥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于下邀福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于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逆叛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于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于遞運人



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勳蕃奚契丹因會酒中置毒鳩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奚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道行至獲真河誓勅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今久雨後去賊尙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牀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濕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誌遠來倍道疲

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其勢以脅之不三日必降
 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諸將請效死于先鋒思德
 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射之須臾支解骨
 肉立盡眾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力
 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鞏橋鞭弭俱棄簪履亦墜
 獨以麾下二十匹騎走上山人馬陷于坑中男慶緒麾
 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
 盧城虜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
 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

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
 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
 眾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度使李暉請不行不聽乃掠太倉庫而
 去

祿山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竝來朝元宗使內侍高
 力士及貴人迎于京城東駙馬崔思常御之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熟落河以賜之
 為翰之故也

思順常銜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常以恩御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為其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布與祿山潛通偽令人遺書于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太僕卿元真並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

山下空白九行

反元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獻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為默啜所破請降附

天寶元年朝京師元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材略

代為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為之下祿山因請為將

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為回鶻所破

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于天下其

男女一萬口送于京師元宗御勤政樓觀焉以丁壯

千人遞于屬州餘竝歸祿山布思敗後役于葛邏祿
葉護規毗懼不敢受擒之送于北庭十三年三月二
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于樓下斬之省衛文
武官往觀之具五刑而見之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
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于闕下婦人皆衣以
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為壯元宗大悅授慶緒特進
衛尉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上

安祿山事蹟卷中

唐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于行在乃見于禁中賜錦
綵繪寶鉅萬

其時肅宗覩其凶逆之狀已露言于元宗元宗不納

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
普昇等二人昇一柴鞏覆黃帕自天而下至于肅宗

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
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虧

及見元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
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狹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偽遂畏服之

楊國忠性躁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

反奏請召之祿山以元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元宗

益信祿山為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

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莊宅各一所二十四日

又加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

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為之副

溫加武部侍郎為之副使

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

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

二功竝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一資

第一功請超二資第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

本官為好書寫送赴臣軍前制曰可以是以超授將軍者

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千餘人祿山歸范陽元宗御望

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授之驚懼不敢言自謂

先兆恐復畱之遂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羣

縣船夫持牽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行日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元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垧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元宗命高力士送之于長樂坡力士歸元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垧也元宗大怒黜垧瀘溪郡司馬

初垧贊相禮儀雍容元宗翼日謂垧曰希烈以卿代之垧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為恨

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元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于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來便寫誥付千年宰相楊國忠章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元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耶國忠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于
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
圖耳國忠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曰臣
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
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貞誨爲平盧節度使
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上許之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
赴闕竝是韋見素之議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
公出自寒微位居眾上特所忌疾或疑似耳見素曰

若公實有所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
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
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
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于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
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
相對常置白麻于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
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駝馬
牛不可勝紀國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圍

捕命京兆尹李峴子其宅得李超起安岱李方等皆令侍御史鄭昆之陰推劾潛縊殺于御史臺又貶吉溫為灋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頊子也按連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忘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以親也初蕭晃為河南尹以賊下獄溫課竟其罪晃為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為萬年縣丞未幾晃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晃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揣晃

拜官必謝恩于力士歸則先造其門至則歡甚晃纔至則聞其歡笑之聲甚歡晃問閹者曰吉七郎也晃素懼勢俟語畢通謁亦以久矣力士命引晃溫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晃揖之與之對坐遂與相結為膠漆矣乃引為曹官薦之于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于路低帽以避之溫心銜之及柳勣之獄托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相國忠善教其取恩及國忠與祿山交惡而溫厚于祿山祿山掌閑廢引之副

使內候朝廷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元宗命高力士于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溫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溫所為今為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舞蹈拜謝無何祿山上表以理具言國忠纒疾之狀元宗方寵于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宜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于元宗十四載正月九日丁卯吉溫又坐贓七千匹及逼士人女為妾重貶端溪縣令尋杖而死于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元宗竟不之悟慶宗尚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元宗懼其生變遂歸過于京兆尹李峴峴貶零陵太守以安之六月元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嚴介士于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退之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匹鞏轡百付每匹牽馬夫二人令蕃將二十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奚達珣奏祿山所進鞏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甲仗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勅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卽先後遙遠計墮矣元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珍琳非爲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齎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華清宮兼宣如奚達珣之策

祿山聞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居牀上不起但曰聖人安穩遽令左右送臣于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號爲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爲名

十五日聞于行在元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者也必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

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惟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將軍孫孝哲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尙同力贊助及祿山末年恐事生不測遂與左右李豬兒同害祿山遂宣僞勅立安慶緒爲皇太子慶緒兄弟事莊每事必先問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第十一女詣懷鎮時過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

道畱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順敢請給鐵券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羌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尙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嘆息謂南商周饒曰不危甯當舉事不終而死終不守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尙天寶初李齊丈爲新平太守舉尙高蹈不仕

送錢三萬并寓書于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其年策
試第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力士置
之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爲平盧掌書記
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讖祿山疑懼勸
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乃隨祿山陷東都僞授
中書侍郎僞赦書制勅竝尙爲之毀讟本朝所不忍
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竝尙代之仍拜侍
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尙與孫孝哲同
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

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
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元宗之召衣紐無
故斷落祿山常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探懷內取針線
爲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
嘉悅又善于女工裁縫之事祿山形大肚垂與眾稍
異非孝哲所裁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
山僭逆爲殿中監充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
畏之于西監安守忠張通儒田虔等攻長安皆受制
于孝哲殺王妃數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素與

學海類編卷之三
九
史參
祿山不叶者必殺之以鐵棒搗腦蓋而死血流于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
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諸兵士磨礪戈矛稍甚于
常識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事官胡逸
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令那人知那人指國忠也

諸公勅怪翼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
賈循為留後薊縣耆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
祿山待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

主甯邦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年老人未
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為長榜以毀國家兼妄云累奏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乘
包藏器械先待于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
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籌畫所至郡縣無兵
禦捍

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
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學海類編
皆開門延敵長史逃匿或被擒殺或自縛于路旁而降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以來七年餘蘊蓄姦謀潛行恩惠東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有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撫之資以衣食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諭夷夏之情因人而傳往往不孚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

死節而况幽薊之士乎及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爲所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翽被擒并東受降城奉祿山反元宗猶疑以讎嫌毀謗尙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翽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淒慘觀者心寒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

漢高祖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渡黃河河水見底冰
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于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
一宿而冰合

丁卯陷盧昌郡庚午陷陳畱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
首至尋陷滎陽傳太守崔元諤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
爲敗不旋踵反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
西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

除范陽節度使于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
塗地勅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効力

三日陷洛陽傳畱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首至
平原太守顏真卿畱其首斬其使哭而瘞之

顏杲卿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攻殺賊將李欽湊于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
豪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杲卿及長史袁

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山杲卿遂謀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萬德伏兵于驛生擒千年高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于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為行營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

刺頡跌朱耶契丹渾蹄林奚結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恩結等二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集而至矣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京城誅宗道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誅杜睦時皆以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

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
平西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尙嚴莊曰
汝等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
等陷我不見汝等矣遂誠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
知所爲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來從容爲尙等言于
祿山撥亂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
狽于滎陽曹公傾覆于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
四邊兵馬雖多皆新召募烏合之眾未經行陣堡壘非
勁銳之卒不足爲我敵縱大事不可成猶可效袁本初

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莊尙皆
佐命元勳何以遽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

山喜曰阿浩

乾真小字

之言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真曰但

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尙等飲燕酣樂祿山自唱

傾杯樂與面送酒待之如初祿山雖據河朔百姓怨其

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

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

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于太

阿浩乾真
小字也

原尹王承業通幽獻計于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爲己功是以承業等驟加官爵故杲卿力屈而城陷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于祿山怒縛于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鬻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旣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九郡復爲賊有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眾于嘉山思明跣足露髮奔于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退師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安祿山事迹卷中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安祿山事蹟卷中

五

史參

安祿山事蹟卷下

唐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五年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僞
即帝位國號大燕自稱曰聖武皇帝

祿山起兵時童謠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

氈上一貫錢燕者祿山國號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

稱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鋪白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

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

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顏上祿山詩曰象曰

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爲王以
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尙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
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
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
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
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
曉一作兢韋恆韓澄井大通舟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

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嵩竝賜自盡許房宇
文班盧自勵達于 蕭克濟陳 柳芳李彥光何昌
裔郝處俊崔肅等流于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
刑人所不忍降之摯一等囚于所司太師房瑄曰張
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
流于崖州發韓公張仁贖一作曹之墓戮其屍以張通儒故
也張萬頃獨孤問俗張休竝復舊官祿山令問俗壞
太廟問俗遷延終以獲全令萬頃捕殺皇支萬頃多
所脫免休數面諫祿山此二三人者本祿山賓佐

其餘文武悉備署之以范陽爲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隅私第爲潛龍宮

其第本造爲同羅館前後十餘院門觀宏壯闈闔幽深土木瑰奇黝堊彫飾僭擬宮室祿山表請以一千萬買之奉敕賜之至是號焉

僞節度畱後賈循右虞候程超謀以范陽歸順爲祿山僞度支副向潤容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已與朝陽款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

之遂宣僞詔數循罪逆并斬程超竝傳首東郡戮及妻

子以平盧僞持節呂知晦一作節爲畱後亦爲本軍所殺

又加潤容右散騎常侍代之殺皇支范陽府椽李戒等

四人沒其妻子三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口至于范陽

俘刦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惟畱後羸兵數千不

敵潤容等計無所出遂以樂人戴竿索者爲矯捷可用

授兵出戰至城北清河大敗爲奚羯所戮惟存數人

伏草莽閒獲免

其樂人本元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

十餘人或一人肩一作扇符首戴 二十四人戴竿長

百餘尺至于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竟爲奇絕累日不憚觀者流汗目眩于是此輩殲矣虜未至前月餘日童謠云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裏清河水邊見契丹初聞莫悟至是而今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爲祿山將崔乾祐所敗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翰守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國忠爲名公若畱二萬人守潼關悉以餘兵誅國忠此漢誅晁錯

挫六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許之而未發或泄其言于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眾雖多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奴小兒三千人訓練于苑中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德劉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焉翰慮爲其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于潼關乃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國忠語其子暄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又謂諸將以潼關三百餘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戰楊國忠以

翰持兵未決慮于己不利欲其速戰數奏促之賊將
崔乾祐叩關數請戰國忠既與翰不協因言翰逗留
不進元宗數使進兵出關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
將崔乾祐會初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軍以馬駕之畫
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復以金銀飾其畫戰之日及
牙將充戰馬因驚駭從而攢弋矢逐之賊知其計積
薪芻于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火焚驚走奔駭燒
氈車及薪芻烟焰昏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烟
焰之中遂集弓矢併射之賊軍抽退日昃方知無賊

我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拒黃河南是石岸排
蹴前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
習險之騎直透黃河橫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
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于時搬糧船
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將船百餘隻到河南
岸爭度者不可勝計每滿卽沈如是沈者數十渡餘
軍散走入南關先時于關門旁穿二道塹闊二丈餘
及師敗之際前後奔競人馬相藉入坑須臾塹滿兵
士踐人馬之上方得入關陣之既敗也乾祐領白旗

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鬪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官石人馬汗流又云其日翰至靈官縣西洪溜淵與乾祐相逼翰兵馬多乾祐不過萬人爲撒星陣十五爲一旗或密或疏或前或卻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白刃五十人列于陣後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戰乾祐忽驚金鼓卷旗狀似退官軍益怠忽馳而進勢

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爲所薄是日東風吼地飛沙漲天烟塵相合野中舊積諸草賊皆焚之烟焰徹天昏黑如夜旗號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便趨我軍烟塵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關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事行軍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全無鬪志及出師未陣而潰爲蕃麾下蕃將火拔歸仁執降于祿

山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關津驛關門不守王

思禮收合餘軍更欲戰歸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宜西行避之以圖去就翰上馬出驛歸仁率諸將叩馬請降祿山後畫異圖事將未晚翰曰逆胡猖狂偶然一勝天下之兵計將續至羯胡之首期懸旦夕歸仁曰賊在咫尺更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懸賊戈矣翰欲下馬遂以毛繩于馬腹下連縛其脚控轡出驛翰怒握鞭自築其喉又被奪卻鞭攏馬就乾祐于洛陽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稱肉眼豈知陛下之遂至此陛下爲撥亂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圭

門來瑱在河南魯炁在南陽但畱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置翰爲司空令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俱讓不死節祿山知事不遂閉翰于苑中而害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元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于朝廷元宗召百官問計國忠以爲幸蜀便

先是國忠樂于蜀地爲自全之計於天下之兵頗置腹心于梁益閒卒行其志或曰非國忠之計解之在後監察御史請出御庫金帛召募壯士率六軍一戰以拒之識者壯其志而又壯其謀初元宗覽龜茲曲

名部見北洛背代深惡之謂樂工李龜年曰何物音
 樂為如此不祥之名遂令諸曲悉改名及聞祿山反
 龜年曰曲名先兆果不虛矣開元天寶中人閒多于
 宮調奏突厥神亦為祿山之應國初盛傳武媚娘曲
 而則天僭竊之事應之則先兆豈可測哉

十六日癸巳元宗幸蜀

鑾駕自迎秋門出百官尙未知明日亦未有來朝者
 已而有宮嬪亂出驢馬入殿運庫物上過渭橋後楊國
 忠令燒斷其路上知使高力士撲滅了來上止望賢



宮從官告饑乃命殺馬析行宮木煮肉遺之遂入宮
 憩于樹下惘然有棄海內之志高力士覺之遂抱上
 足嗚咽上曰朕之作后無負黎元今朝朔胡負恩宗
 社失守竟無一人勤王者朕負宗社敢不自勉惟爾
 知我更復何言即使中官入縣宣告咸陽官吏百姓
 更無一人至者午時上猶未食良久有邨叟來獻蜜
 麪上對之慘然既而尙食令人舁御膳至分散從官
 發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奏哥舒翰敗投
 之狀十八日至馬嵬從官韋見素及男諤楊國忠及

男暗魏方進及男元向等六人入驛起居纔出有吐蕃二十餘騎接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來遇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與語眾軍傳命曰楊國忠與吐蕃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忠曰祿山已爲梟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倣耶眾軍曰爾是逆賊更何道人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卽梟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爲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父子乃得免上令壽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惟見素父子二

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令各收軍軍人不應行在都虞候陳元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子既誅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卽當處置乃回步入驛倚杖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真具述事勢太真曰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縊于佛堂昇至驛庭中令元禮等視之元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然後議鑿輿所詣上意欲幸蜀中官封常清以國忠久在劍南恐其中連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

太謀幸朔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
 孝中官駱休詳請幸隴西曰姑臧一部魯^王五涼土
 厚地殷實堪巡幸各陳所見都十餘輩上皆不可顧
 謂力士曰卿意何如力士曰太原雖近地與賊連人
 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難不達人意西
 涼地遠沙塞蕭條大駕巡幸人馬不少既無備擬立
 見恟惶劍南雖小土富人強表裏山河內外險固以
 臣所見幸蜀為宜上然之即日幸蜀皇太子為百姓
 所留尋幸靈武

祿山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祿山不虞元宗南幸故進兵緩
 也于是祿山偽官屬等全擄府庫兵甲文物圖籍宜春
 雲詔犀象舞馬掖庭後宮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
 驅掠舞馬遣入洛陽復散于北向時之盛掃地矣肅
 宗克復方散求于人閒復歸于京師十得二三祿山
 至東都既為僭逆常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
 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
 來見吾必拜舞禽鳥尚知天命所歸况于人乎則四

學海類編
海安得不從我于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
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于穽中以烈火燒使力
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胸腋流血數石舊人樂
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于樂工求訪頗切不
旬日閒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乃相與大會于凝
碧池宴僞官十數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作
梨園弟子皆不覺欷歔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以
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于地西向
慟哭賊乃縛海清于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間之無

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拘于菩提寺聞之作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
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崔氏
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
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僞授給事中至德二年
冬收東京三司類例陷賊官六等科罪時弟縉爲刑
部侍郎太子中允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
年原其罪後爲尙書右丞營別業于輞川朝散之後
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及

臨終之時祭縉在鳳翔作別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祿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守安守忠總兵以鎮西京于時二京全陷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駙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竝剗其心以祭安慶宗慶宗以祿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斬于長安并母康氏等五人榮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忍殺不附己者王公將相扈從入蜀

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遂深居

高拱殘忍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

莊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曰腹心齊爲寇讎矣先是

百姓因亂爲盜忽入倉庫祿山既收西京大怒之大

索長安三日而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

按株連引證日以勾錄徵剝搜捕爲事錐刀之末無

不徵之百姓騷然所在叛矣閒諜日至士庶潛議亡

歸知肅宗至靈武皆企望官軍相傳曰皇太子從西

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爲空如是者百餘日京畿豪傑

沒賊官吏歸者相繼不絕誅而復起總莫能制其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爲勁敵其將皆勇而無謀日縱酒高會惟聲色財貨是嗜不復萌西進之心故肅宗得乘其弊蓋天所命也凶威所至無不蕩服衣冠士庶歸順于靈武郡者繼于道路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

天寶初貴遊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爲賊守師纔去則共殺賊歸

國反覆十數度至于城郭爲墟而人心不改及聞肅宗治兵于靈武人心益堅矣祿山先患目疾日加昏昧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事不如意卽加箠撻左右給事微過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太子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祿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祿山左右閹豎李豬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聞大義滅親乎臣子之閒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憂懼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豬兒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曰汝事皇帝鞭笞甯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殺祿山嚴莊慶緒執兵立于帳外豬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斬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著佩刀始覺難作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血流出掘牀下地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言于外稱祿山疾亟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竝決之于慶緒僞卽位尊祿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諮之

豬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餘歲事祿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祿山最信之祿山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豬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元宗賜祿山華清宮浴豬兒得入宮與祿山解衣著裳然祿山性殘忍鞭撻豬兒最多遂有割腹之禍

祿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二月反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僭竊三年年五十五

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賊將安守忠等于香積山

寺汾陽領軍從城南赴西都東二十八日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姓十月十六日又收東都安慶緒空東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皇發成都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鄉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阿史那承慶布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至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來衛前參至衛州則無人輒見及至蕩陰分散過半縱去未來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移改不敢詢問至相州離散略盡疲



兵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卒一百萬軍馬三百在滏陽慶緒處于必死之地謂諸弟曰總是一死不如刀頭取決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僮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時分散慶緒遂分八道曳露布稱破光弼思禮兩軍收斫萬計營幕儼然天假使便無所欠少况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潰將士仰于相州屯集限此月廿六日前到取齊來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東喪師逆心又固受

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河委薛嵩訓練新舊以三萬餘馬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僞將蔡希德以其眾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郢至道途復及六萬明年十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萬至衛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恃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棄鎗墜馬就擒慶緒大敗遇夜走歸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薛兼訓董秦等二十一萬眾于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月五

日慶緒以兵五萬迎戰于愁思岡賊眾大敗殺二萬餘人追至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摧敗卻入城守史思明本爲慶緒北鎮幽薊及慶緒京陝西敗洛陽北奔思明已殺烏承恩卻背國家慶緒危急頻遣使求救于思明思明乃引軍來援凶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于魏州僭稱燕王年號順天全軍屯楚王橋使李歸仁以精兵一萬尋山向北汾陽以敕賜刀授軍平明引軍躡賊賊亦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僞洛州節度使池秀嚴流

學海類編
血積屍填谿溢谷歸仁乃歸滏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懼汾陽以諸將欲襲思明謀議不同汾陽與李廣琛同謀引安陽河水浸城遂築堰開渠而浸城焉城中無復出路餓死者眾思明遂引兵來助殺我防禦官決我隄堰又破衛尉縣燒糧車五十乘驅卻牛萬頭官健走脫者一半已來二月己未慶緒城中易予而食屑朽木淘馬糞以飼馬而官軍以道路懸絕往來甚難汾陽與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陣于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潼水上官軍初勝生擒殺傷甚眾

思明于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蕩風起塵埃晝昏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爲賊徒大至一時皆潰資糧器械竝棄汾陽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與諸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栢黃衣以逆送思明申誠請用思明日不用衣服卽當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河十里以來逆見思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迴馬讓行慶緒從焉當時分配安置僞刑部尙書孫孝哲侍中高尙兵部尙書崔乾祐大將軍已下九人竝

在毬場祇候參賀思明過後九人一時處斬思明休
卒于合河之陽思明既下馬慶緒兄弟廳前東西而
立數慶緒數百言末云因何殺阿爺專職掌曳慶緒
西面而縊殺之諸弟四人並斬初慶緒未敗時讖云
渡河野狐尾獨宿速明年死在十八日又云胡絕其後
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當時思明將士或謀殺思明
而附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發慶緒降眾人皆恨
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不能行立並令安太
清等養育之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並令殺

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

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而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爲
史思明所殺其後并于思明思明復稱大燕以祿山爲
僞燕令僞史官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屍
以其妻康氏並招魂而葬所謂哀后者也謚祿山曰光
烈皇帝降慶緒爲進刺王其墓誌敘述凶逆語非典實
所紀亦無可取故略焉

史思明營州雜胡種也本名宰干元宗改爲思明瘦
小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忠義 忠義
先一日思明歲夜生祿山元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
勇聞解六蕃語同爲牙郎以欠官錢走入奚詐爲漢
使得免後誘殺奚節度使張守珪以思明殺奚功奏
爲折衝與祿山同爲捉生將去無不捷累拜大將軍
及祿山叛逆遂爲祿山攻劫郡縣所向無敵始自一
卒至平州刺史收河朔戮力驟至崇秩畏威懷德雖
死無二後慶緒殺祿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
封媯川王思明自己懷計而常懼賊將蔡希德無何
朝義殺希德而思明喜形于色尋以八百騎舉河

北封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肅
宗使烏承恩爲思明副思明殺之復反諸將圍慶緒
于相州思明乃來援初懼我軍之救會蕭華以魏州
來歸順詔河南節度李光遠代蕭華思明乘其初到
以兵擊光遠光遠脫身南渡明年卽元年己亥正月
一日也思明于魏州自立爲燕王年號順天引兵救
相州官軍敗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兵于合河口
慶緒兄弟至皆殺之併其眾迴至薊城集僚屬誇衍
克捷自爲天假智略人亦以爲然乃立宗廟社稷諡

祖考爲皇帝以妻卒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太子
長子朝義爲懷王諸子皆爲王以禮招魂葬祿山置
侍中尙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曹局遞爲檢計之所識
者笑之以范陽爲燕京命洛陽爲周京長安爲秦京
置日華等門署衙門樓爲聽政樓節度廳爲紫微殿
又令其妻行親蠶之禮于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爲命
婦燕羯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填街塞路燕薊閒軍士
多不識京官名品見稱黃門侍郎者曰黃門何得此
髭鬚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惣兵南來九月又收大

梁陷我洛陽東洛佛事皆送至幽州以舊宅爲龍興
寺而崇飾之思明本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
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常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
周贄以綵牋勅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
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一
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協思明日韻是何
物豈可以我兒處周贄之下乎又題石榴詩曰三月
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拔刀割破黃胞衣六
七千箇赤男女郡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牧羊

學海類編
胡雛忽奄有十州之地恣爲不法人不聊生萬姓嗷
嗷皆望官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軍于北邙山敗
績光弼奔聞喜思明使其子朝義爲先鋒自爲後殿
朝義至永甯郡西使鐵騎先鋒至姜子嶺爲官軍所
敗朝義屢進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義與諸將竝欲
按軍令朝義惶懼不自安思明居駟令心腹曹將軍
擊刁斗防衛甚嚴朝義將駱悅蔡文景與朝義曰王
于姜子嶺失律令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謀悅等與王
死無日矣因言廢立之事曹亦願爲之欲喚其謀大

事何如朝義曰勿驚動聖人善爲之計使許叔冀男
季常以其命命曹將軍至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
諸將恐禍及己乃不敢拒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擐
甲詣駟思明侍衛怪其有異懼曹將軍遂不敢動思
明夢覺據牀惆悵思明性好伶人寢食必致左右伶
人以其殘忍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日吾夢見小沙
上羣鹿吾逐鹿一本無吾逐鹿三字及水遂見鹿死水言畢如
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祿與命俱矣俄
頃駱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以匕首堪殺數

人因指如廁思明知事變逾牆至馬廄韝馬已乘之
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之俊射中其臂落馬思明問
悅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思明日我朝來語錯
合招此然汝廢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歸汝事
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呼朝義小名者三莫殺我我
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因罵曹將軍此胡誤我我
負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
駟乃回見朝義朝義曰莫驚聖人否悅曰無之周贄
許叔冀軍邨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贄于簾下坐見

季常悅驚駭朝義乃領兵迴周贄許叔冀與季常赴
恐贄二于己駭悅等歡笑之殺于柳泉駟恐眾心未
定遂矯朝義之命以帛縊殺思明氈裏其屍駱駝駝
至東都朝義僭逆自立號顯聖朝義思明孽子也既
殺思明復使張通儒等誅朝興等以通儒爲東京畱
守尋爲高鞠仁所殺又與蕃將阿史那承慶不敵而
奔潞縣鞠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于是羯胡盡殪小
兒擲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眾以
鞠仁爲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僞太常卿李懷仙爲御

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復殺鞠仁薊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尚書隴西郡王寶應元年葬思明于良鄉東北岡是月王師克復洛陽朝義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懷仙侍中走至莫州疑懷仙不敢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奚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歸順誘殺朝義于城東函其首使騎將徐濟馳獻于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兵部尚書封武都郡王仍爲幽州節度使薊門遂甯思明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殺安慶緒僭王

至史朝義寶應元年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凶羯相繼亂于范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犯順至史思明朝義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安祿山事迹卷下

安祿山事蹟卷下

安祿山事蹟卷下

三

史

安祿山事迹三卷知不足齋舊寫本紙風老人得
秦敷夫鈔本板口大字又取新舊唐書通鑑校之
少之茲并逐錄於此本俾後來者得而參証焉
壬戌二月十八日傅增湘志

平巢事蹟考

宋 撰 人 闕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數千人起
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尙君長陷濮曹州冤句人黃
巢聚眾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
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
以爲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
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
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

學海類編
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
遂寇淮南諸州復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
戰渥許爲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
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
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
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誼論不已仙芝
遂不受命分其眾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
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
七月兵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

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宰相王鐸盧攜欲使自
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相疑忿若在
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仙芝陷
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芝遣
尙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
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
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
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
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

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
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
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
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
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
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請
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
萬人散遣者亦萬人迺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

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眾
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為衝天大將軍改
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
饒信等州七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
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十月
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都將董昌
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是年四月
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瑑崔沆同平章事
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

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鄆人故徙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爲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羣盜爲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爲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澶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

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

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宋險畱後王重任將兵八千

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趨廣州巢必逃遁乞

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永扈管兵五千壁瑞州則賊無

遺類不許十月徙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

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

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尚讓進逼江陵

眾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畱劉溪宏江陵自帥

眾趨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爲盜巢趨襄陽山南東道節

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勗合并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勗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受官賞事甯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眾乃止全勗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書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

璘及巢戰於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爲都統迺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仗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振聳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曰妖亂百萬所經鎮戍若跡無

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眾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長淮何以扼束中原蹈覆必矣駢駭然卽令出軍有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己權從容謂駢曰明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閒言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遂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

天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尙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箠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巢眾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鼂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鼂破之詔諸道發兵

屯灑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灑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稱畱後於是灑水之兵皆散巢悉眾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至鎮討焉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鉞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

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且令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將之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

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
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
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臣二十餘
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
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
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
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飢甚
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自關左禁坑入

夾攻關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脫走巢入華
州畱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詔以黃巢
爲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
罪盧攜貶爲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薦王徽裴徹同平章
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
更爲賊鄉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
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
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
文武數千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

學海類編
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
畋謁於道次請畱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
元徵兵以圖恢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
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
安者無遺類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
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尙讓爲太尉以其將碭山朱溫
屯東渭橋豆盧瑑崔沆韋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殺之
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
將作監鄭棊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

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夏綏節度使諸葛
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討賊皆曰賊勢方熾
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從賊乎因悶
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
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
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
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
召諸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
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尚數萬畝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
 詔召畋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
 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
 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
 朱溫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
 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改元中和陳敬瑄遣兵奉迎
 幸成都出令孜亦勸上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加高駢東面都統趣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
 朱溫陷鄧州詔以鄭畋為京城西面諸營都統蕃漢將

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墨勅除授畋奏以湮原節度使
 程宗楚為副都統巢遣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
 馬唐宏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
 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
 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
 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
 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說監軍陳景思
 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
 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賊不足平也景思

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蹇鞞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酈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四月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陀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眾

東走程宗楚先入寇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寇夫死軍士死者十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楊復光左右曰周公

學海類編
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復往光曰事已如此不可圖全卽
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
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
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
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
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
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爲
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
同畱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

入討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
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
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於
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平
節度使曹全晷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
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其眾引軍
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
順守矣乃以畱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爲太子
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以時溥爲節度使二年正月帝

居成都以王鐸爲諸道都統鐸以高駉無心討賊身爲
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
統罷高駉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爲副都統以
周岌王重榮爲司馬諸葛爽康寔爲先鋒使又以王處
存李孝昌拓拔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
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畋爲司空同平
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月王鐸將兩川
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
甯鳳翔屯興化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

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監軍
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
李詳於華州執以殉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
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
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於河舉同州
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武銳可
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一月以溫爲河中行營
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
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

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庫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爾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尙強復光曰雁門李僕射

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之忠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田令

我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搆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宰相請加賞以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尙讓救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器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復敗尙讓於零口遂取華州

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瑋楊復光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眾自收同華進逼京師李克用自遣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遣統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尙有堅陣來抗官軍李克

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革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自卯至申羣兇大潰自望春宮蹙賊至昇陽殿合圍其賊卽時奔遁散入商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其居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强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

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兵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鄭畋爲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

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爲太子太保驍衛
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溥爲東
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岌時溥朱全忠等以黃巢兵
尙强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
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
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尙讓拔之巢
懼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巢營爲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
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
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至比蒲渡乘

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眾降
巢逾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眾近
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
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
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
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四年六月尙讓敗黃
巢於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來降林
亦伏誅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
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

學海類編
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改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雲自在堪藏此書舊鈔本為潘某坡家物卷中有前人校筆曰勘讀一遍就此本是正之

壬戌立冬後六日藏園主人沅水記

